

# 国产纪录电影 可劲上院线

本报记者 苗春



《第三极》剧照

## 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不一样

据悉，最近一段时间，一批国产纪录电影纷纷准备上院线放映，如雷禾文化传媒拍摄、以嫦娥奔月等民族文化为背景的《月亮》，五星传奇文化传媒等单位拍摄、同名电视纪录片今春播出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青藏高原题材的《第三极》，以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出品的《代号保尔》和《日本战犯忏悔录》等。此外，央视一些纪录片人也正在操作和筹备几个项目。这应该还不是冰山的全部。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和电视纪录片的巨大进步，愈来愈多的业内人士看到了纪录电影发展和突破的可能性，正在行动起来。

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介绍，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颁发放映许可证的纪录影片有24部，超过2013年的18部和2012年的15部。2014年，院线放映纪录片7部，总票房为1815.98万元。但是，中国电影市场2014年总票房直指300亿元，纪录



《小人国》海报

电影可谓贡献甚微。以大型真人秀《超级男声》为题材的纪录电影《我就是我》采用商业电影宣发策略，并且前期众筹获得500万元票房，却最终止步于670万元门槛。《乡村里的中国》获奖无数，口碑如潮却无缘电影院，《金色时光》《飞鱼秀》《报国之路》等影片也尝试登陆院线，并开展了一定的市场推广，但票房和传播力却不尽如人意。“试图接近纪录影视作品本性、尝试通过商业化运作实现市场突围的作品逐年增加，但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作品仍然不多。”他说。

对于目前这批将走上院线的纪录电影，张同道认为制作者的热情也是高于理性判断的。他指出，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一部电影最保守的宣发费用是500万到800万元，大片甚至需要800万到1000万元，很多片子的发行和制作费用持平。对于投资一二百万元起步的纪录电影来说，这么高的宣发费用是望尘莫及的。

张同道认为，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有本质的不同，电影院是个封闭系统，在电影院里，观众不会看了前头两三分钟就走，一定是在去影院之前有足够的议题，吸引观众花钱去看片。电视纪录片是在开放空间观看的，如果不好看，观众会马上换台，这决定了电视的叙事节奏要比电影快，包袱的密度要比电影强，要有喋喋不休的信息，时刻拉住观众。所以，“不是在电视上放得好的纪录片，搁电影院里效果也就一定好。”

## 纪录片上院线方方面面都谨慎

今年4月下旬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高峰论坛上，有嘉宾兴奋地谈到，4K超高清拍摄的《第三极》电影版，马上会在大银幕公映。但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好消息传来。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三极》导演曾海若明确表示，“《第三极》的院线发行本质上还没有什么眉目，我们正在准备发行中，

是一种等待观望的状态。”他说，“走进院线不是难事，电影版的手续、程序都走完了，但是让它上院线获得在电视上一样的轰动效应，现在看是比较难的。”他认为有如下原因：观众还并不习惯花钱去看纪录片，还需要培养观众；纪录片想要上院线，还需要一些技巧，比如《第三极》毕竟最初定位是电视纪录片，比较重视电视和网络的发行，没有那么重视它的电影发行，所以，电影放在了电视播出以后好几个月才开始，“如果将电视版和电影版衔接好，可能效果更好”。

“纪录片要想进院线，必须具备话题性和视觉奇观这两个必备条件。”张同道认为，日前公映的《旋风九日》应该获得更理想的票房，但它的目标观众基本没进电影院，“现在电影的主流观众才20多岁，这个片子的目标观众应该是感恩邓小平、感恩中美建交的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人，或者第一批大学生，但这批人基本不是电影观众。”

曾海若认为，正是因为近年来在院线放映的纪录片只有法国雅克·贝汉的《海洋》获得了成功，其他像《旋风九日》《千锤百炼》等都没有特别好的结果，所以对其他纪录片上院线有负面影响。

无独有偶，在纪录片教学科研与拍摄制作两手都抓两手都硬的张同道手里，目前也有一部去年完成并且已经拿到龙标却暂时没有上院线的纪录片，“没有合适的机会，也没有宣发的费用，如果随便就上院线，肯定是一日游”。

曾海若说，院线和发行方看到《第三极》电影版都表示很喜欢，但没有人能清楚地预料这样一个片子投入院线以后会怎样，所以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发行，他们还是非常谨慎。

## 纪录电影的理想市场依然遥远

现在，很多国产纪录片像《第三极》一样，拥有电视版和电影版两个版本。曾海若介绍，《第三极》电视版每集45分钟，共5集，电影版为82分钟。

再比如2009年播出的张同道执导的电视纪录片《成长的秘密》有18集，每集45分钟；电影版名为《小人国》，片长也是82分钟。其实，《海洋》也有电视和电影两个版本。在韩国，电视台与影院之间互动密切，电视台播出的受欢迎的纪录片便会剪辑成电影版在影院上映，而影院取得高票房的影片，电视台则会收购版权，韩国2014年入围票房前十位的影片中，有3部影片是在电视上播放并受到关注后在影院再次获得成功的。

张同道指出，套拍在当前形势下，主要是为了稀释投资成本，因为只需要在拍摄电视纪录片的成本上增加大约30%，就可以剪出一部纪录电影，而纪录电影不但可能上院线，还可以卖电影版的电视版权，这对于一个成熟的导演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美国每年有100多部纪录片上院线，韩国2009年的《牛铃之声》有约290万观众，2014年的《亲爱的，别过河》吸引了约500万观众，台湾的《看见台湾》在票房和人文深度方面大放光彩。对此，我们有什么可借鉴的？

曾海若说，简单的借鉴其实是没有用的，“我们学不了，也学不成，最重要的还是去拍电影化的纪录片，不断进行总结和改正。我觉得如果《第三极》最先开始就设定为商业化的、很奇观的纪录电影，也许比现在要好。”记者请他给出一个国产纪录电影开始盈利的时点，他非常乐观地说：“一两年内就会有在院线至少可以持平的、不赔钱的纪录电影”。

但张同道认为，这些年纪录片发展态势良好，但前路依然充满挑战，不能单纯地乐观，“因为从根本来讲，只有纪录片平台和电影发行放映机构能赚钱，生产方是赚不了钱的，生产方只能赚制作费。拿电视纪录片来说，专业频道收购好片子，也就几千至万把块钱一集，央视纪录频道收购最高价是50分钟5万元，可是5万元收购的档次最高的片子，制作费至少要一集100万到150万元，非首播和地方频道的收购价低至5万元的一半以下。所以，纪录片的理想的市场依然遥远。”

# 电视相亲节目《乡约》体现乡村青年价值观

袁艺心

前段时间，在一档央视七套的大型农民相亲节目中，一位法国女嘉宾提到中国人的恋爱婚姻观念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外国人都是开始很快，到后来很慢；而中国人则是开始很慢，后来却特别快。”她的意思是说外国人特别直接，对于谈恋爱这件事不藏着掖着，喜欢你就直接表达出来，可以很快进入状态；但对于结婚却特别慎重，可能要谈很长时间的恋爱，彼此充分了解之后，才会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中国人呢，非常含蓄内敛，谈个恋爱都得分一步、两步、三步，层层递进，稳扎稳打，比如两个人经人介绍认识之后，可能先不见面，而是通过QQ、微信聊天，聊得有感觉了再见面约会；可是一说到结婚呢，比谁都着急，可能见不了几次面就开始讨论领结婚证、办婚礼的事情。对于女嘉宾的说法，男嘉宾的父亲不以为然，不停地念叨：中国13亿人呢，为什么要找外国人？！

一个小小的相亲节目，却能反映出中外文化的差异，还能体现出当下中国乡村青年的价值取向和婚恋观念，真是非常有新意。于是笔者特意百度了一下，这个节目名叫《乡约》，是央视唯一一档电视相亲节目，主持人肖东坡被称为“第一农民之友”“央视第一电视红娘”，他投身电视行业20多年，获得过“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中国电视60年60人”等多项殊荣。2014年，肖东坡以及节目组经过深入调研、敏锐地发现：随着中央连续多年一号文件涉及“三农”，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吸引一批批青年才俊返回乡村，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实现自身价值。于是他们紧密结合乡村实际，锐意创新，大胆改版《乡约》，以农村男女青年相识交友为载体，展示当代农民婚恋生活观念，并借此传达青年人在新农村成家立业、扎根农村的价值取向。节目中的男女嘉宾虽然都是农民，但是特别直爽、放得开，思想新潮、语言犀利，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表现出优秀、业绩非凡，靠着自己的打拼成为业界翘楚：有上学时就赚上百万回乡创业的经营奇才；有家有万只珍禽的养殖大户；有16岁到少林拜师学艺的武林高手，还有种养殖户、打工者、致富能手、个体工商户等。



主持人肖东坡和女嘉宾在节目现场

2015年，《乡约》在劳动节、端午节假期期间先后推出特别节目，观众纷纷点赞。本文开头提到的这档节目，更是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很多网友表示：咱们中国人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更关心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你会不会介意住在农村？你介不介意农村老妈的习惯？你愿不愿意结婚之后马上生小孩？这些跟“过日子”有关的具体问题，比较理智；而外国人呢，可能更偏重于情感的诉求。

笔者认为，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有可取之处，婚姻，要有情感作为基础，但是也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时代在变，我们中国人的相亲观念，或者说整个婚恋观念，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青春年少的新青年，可以借鉴外国人这种“浪漫思维”——快恋爱、慢结婚，若爱就大胆地说出来，不用磨叽，两个人坦诚相待，彼此付出；但对待婚姻一定要慎之又慎，要确定这个人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对的人”才能把自己交给对方，并“将爱情进行到底”。这样的婚姻才能长久，才是真正对彼此负责。

# 《捉妖记》将喜剧和奇幻结合起来

小润

“中国现在的电影市场是非常庞大的，潜力无限，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人和导演都想来这里尝试一下。作为香港人，我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华语电影做贡献。”说这话的许诚毅可能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即使他被视为好莱坞动画“怪物史莱克之父”，为好莱坞创造了很多卖座的卡通人物形象。但他执导的《捉妖记》公映后，许诚毅的名字肯定会在中国内地外的年轻人中间广为传扬。

《捉妖记》最值得肯定的是导演将喜剧和奇幻结合起来，在近年青春题材泛滥的国产市场中突出重围。该片故事来源于《山海经》中的一个古老传说，讲述了白百何饰演的二钱天师，与井柏然饰演的忠厚老实，只想烹饪、缝衣的青年，一起捉妖、护妖的故事。拥有12年“梦工厂”怪物制作经验的许诚毅，此次所构建的妖魔世界庞杂纷繁，节奏快，格调轻松幽默，所以电影的卖点口碑一路走高。

影片赢得了很多“太有创意”的称赞。知名导演乌尔善看完电影后评价《捉妖记》是一部“很可爱的电影”，“动画角色和真人电影结合能产生互动，能做感情交流，有默契，你会被他们的所有表演和动作感动。”



# 热血打造民族魂

吴景晶

黄沙漫天，硝烟弥漫，眼前是一场恶战之后的惨烈场面。彭德怀（陶泽如饰演）、左权（刘之冰饰演）成日军心头大患，大战一触即发……抗日青年姚尚武（印小天饰演）在战壕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喊声，爱国将领张自忠（邓超饰演），一身戎装，目光坚毅注视前方，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呼之欲出……

日前，《百团大战》发布先导预告片和“热血来袭”系列先导海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联华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百团大战》已拍摄完成，将于9月1日在国内公映。影片汇集了唐国强、王伍福、陶泽如、刘之冰、印小天、吴越、邓超等数十位知名演员，再现了抗战时期的重要战役——百团大战。发布会上还宣布启动“百城百家全国影院大型互动体验活动”的影院招募。同时还启动了“百城万人爱国留言”签名活动。

该片由宁海强、张玉中执导，编剧则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主笔董哲以及著名编剧刘英学。

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张方军表示：“受中共中央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委托，八一厂在今年年初领受了《百团大战》拍摄任务，我们摄制组转战南北，可以说是风餐露宿，主要演员克服重重困难，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饱满形象，用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全部外景拍摄。目前影片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从样片看非常优秀，通过后期我们再打磨加工，相信能给全国广大观众一部现场规模宏大，场面震撼，令人荡气回肠的力作。”



# 国歌与电影《风云儿女》

王艺润



《风云儿女》剧照：袁牧之（左）、王人美分饰男女主角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我国国歌诞生80周年，国歌其实是一部老电影的主题曲，却并非尽人皆知。

1935年5月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热闹非凡，这是因为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由著名电影艺术家田汉、夏衍、许幸之为编剧导演，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风云儿女》即将上映，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救亡的电影，表达了当时国人不甘做亡国奴、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随着该片在全国各地的热映，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其激昂向上的曲调，在当时成为传唱度极高的歌曲。

1934年，上海电通公司为了支援抗日救亡，聘请田汉写了一个文学剧本，田汉先交了一个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名叫《凤凰的再生》，就在影片筹拍之时，田汉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的同意，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电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就写在稿纸最后一页，刚写完两节他就被捕了。

该片的导演许幸之曾经回忆说：1935年2月，当他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时，手头拿到的

电影剧本中有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部分都是空白的。但不久，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幸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词，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为了使《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第一处是在歌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完全分开，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第二处是将原歌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第三处是在原歌词第七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增加了一个“进”。

据上海国歌展示馆工作人员介绍，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词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者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最后，由贺绿汀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并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1936年，被迫流亡国外的刘良模把这首歌带到了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最早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并录制唱片，将它改名为《起来》。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国外唱响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向上的曲调激励了世界各国人民。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经歌词修改、恢复，最终于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影史钩沉